

尋夢園

新界鄉村婚禮儀式(三)

新娘子在夫家第二天的活動！第二天起來，首先要會見一群村內年輕的姐妹及嫂子等，由她們帶領新娘子到村中的水井之處，擔兩桶水回夫家，因為當時一般鄉村均仍未有政府水喉供應食水，去村井處擔水回家是一項必須的工作，所以也必須要認識前往水井的路徑。同時也趁這個機會認識村中的年輕姐妹及嫂子等人。

當新娘子去學擔水時，新郎卻有一個更艱辛的使命，他要在早上六時至八時半之內，沿村屋及按年屋，即年紀大者為先，拍門入屋，親自邀請父老長輩們於九時正之時抵達主家處飲新抱茶。

父老長輩們通常都躲在睡房之內，並大聲回應說：「我一定到。」但新郎哥絕不能因此便馬上離開，否則他們一定不賞面，新郎哥一定要強行進入睡房內，用手接觸到對方身體的一部分，最好是能夠緊握着他的右手，然後再以極誠懇的態度及語氣，請求他一定要賞面出席，新郎哥才算完成了一個邀請。總而言之，新郎哥一定要在這兩個半鐘之內親手接觸及村中重要的父老長輩。一般較年輕的叔父則可能站在門口雙手緊握新郎的手表示一定出席。

九時正，新娘子奉茶時間到了！其實新郎及新郎的父親和近親等也要先做一番功夫，就是事前安排好座位，屋中神枱前最中心的一個位，必須留給村中名望最高的父老，左手邊次之，右手邊又次之，然後是左手邊第二位，右手邊第二位等等，如此類推，並由新郎的父

親親自出馬，父親的兄弟也必須出手協助，然後才算向村中父老有一個正式的交代。

在此一定要強調一次，這些座位次序是絕對不能錯的，稍一有錯，或萬一有錯，如有某位叔台認為他的坐位被編排在一位年資較低的叔台後面，這便代表了你主家完全不尊重他，假如他憤而離席，則整個茶會也破壞了！所以，主家必須非常謹慎，當然如有問題出現，另一位叔台如能合作，自動願意改坐在那位認為要坐高一位的叔台後面，便可以幫主家挽回不少面子了。

這一群叔台輩，在鄉村重視輩分情緒下，主家一定要小心，一不小心，便會鬧禍的了。如主家在村中名望很高，當然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幸而現在鄉村已現代化了，這種情況可能甚少出現，所以，我也乘這次機會，記錄下來，以免煙沒！

言歸正傳，各位叔台大人坐定之後，新娘子在一名女性長輩輔導下，一一奉茶，行禮及收禮。一般而言，開始那三至五位前輩，均是非常「正經」的，但第六位之後，這老人家便開始「搞笑」了，如投訴茶太熱，或茶太冷，甚或說茶杯不乾淨等等，新娘子及伴娘就必須要醒目，知道這些均是「搞笑」的行為，在不得罪叔台們的情況下，也可能將這茶敘變為做「歡樂今宵」。

總之，新娘子在差不多二十四小時內，便可以認識了村中父老叔嬸青少年和兒童，透過這一連串活動，新娘子可愉快地融入該村的生活圈內了。

養生樂苑

生命短暫不能浪費每一秒(上)

當人生走到下半場的時間，相信每一個人也有機會靈光一閃過看看上半場自己的人生走成怎麼樣？！人往往喜歡在中間的時間，做一個簡潔的上半場總結，作為你自己有沒有思考過上半場究竟你快樂多一些還是痛苦多一些？

當然有很多成年人第一句會問的是以物質先行計算快樂是心靈上真正的快樂？相信前半生很多人都認為身體健康、自己年輕力量強勁，也沒有任何包袱，心靈上一定比嘍家快樂，有更多人認為年輕一定會比年老好，所以上半場的人生一定是走得精彩，有些人亦用物質來衡量自己的快樂，可能覺得上半場人生已經賺了整場人生的費用，所以覺得自己很快樂，你又如何呢？你又怎樣回顧你的上半場人生呢？

有一套電影名字叫《我的五步男友》，最後的一句總結說話：「生命短暫不要浪費每一秒。」有很多人對這些反應絕對是正面的，差不多每一個人聽到這一句說話也覺得自己很了解、很認同

這句話，但以為自己很了解、很認同這句話的人又是否懂得珍惜自己的每一秒呢？

我小時候九歲開始，我身體的狀況便開始起了變化，心肌肥大令到我每逢大哭，心臟便劇烈腫痛，要到醫務所或者醫院打一支針才能沒事，九歲是我人生的起點，正式來說，是我成為一個永遠病人的起點；因為身體的細胞天生不好，所以由那個歲數開始我經常進出醫務所，17歲那年突發性的病發差不多要切除雙力量強勁，也沒有任何包袱，心靈上一定比嘍家快樂，有更多人認為年輕一定會比年老好，所以上半場的人生一定是走得精彩，有些人亦用物質來衡量自己的快樂，可能覺得上半場人生已經賺了整場人生的費用，所以覺得自己很快樂，你又如何呢？你又怎樣回顧你的上半場人生呢？

但到了20歲那年遇上一場嚴重的意外，又差不多毀滅了我的右手及左腳，慶幸的是當年還年輕，康復比預期好，再者去到40歲那年，發現自己身體某個器官出現了我家中遺傳性的病況，但又不能切除，只能夠求醫治療，來到50歲那年就停止醫治了，我並不是痊癒而是醫生說，能夠做的都做了，留待上天眷顧，祝福人生下半場！

偷韻度

《寫字還是畫字？》

吾兄梁君令曾師從嶺南書法大家麥華三先生多年，他後來上京求學，又隨李苦禪大師學習書法。李苦禪和他說：「你書法已研好多年，現在可以畫字了。」言下之意是書法的功力已夠，可進入畫字的更高境界了。

畫家常說畫畫為寫畫，偏又將寫字說成畫字，到底何解？書畫同源，寫畫是因為將書法用筆入畫，故稱寫畫，那為何寫字又成了畫字？是否將畫入書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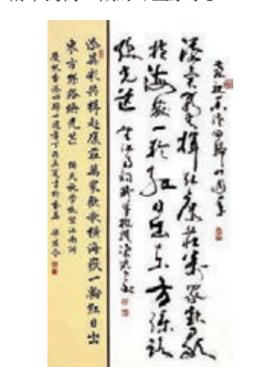
書法的章法與畫畫的構圖相若，結字原理又與畫畫的造型同理，用墨與國畫同出一轍，故從繪畫的角度去看，字也是畫。書法家寫字與畫家有小小分別，就是書法家較重法度，畫家更重意趣。

李苦禪寫畫有兩大特點，一是熔中西技法於一爐，二是具有意態雄深的金石元素。他說：「不懂書法藝術，不練書法，就不懂什麼叫大寫意和寫意美學了。」

李苦禪的繪畫之所以比一般畫家高出一籌，是因為他以書入畫，憑藉幾十年的碑學功夫書寫出渾厚拙樸的線條，以及豐富的

筆墨和巧與拙的處理，使人一眼就可以識別出「這是李苦禪的畫」。

一流的畫家，必有一流的審美，書風也顯得強悍。書是畫的延續，畫是無字的書寫。李苦禪認為書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則。李苦禪的畫是寫出來的，字是畫出來的。他一生都練書法，一生都臨碑。據聞《好大碑》在他手裡不知臨了多少遍，直到逝世前6小時，他還在臨寫顏真卿的《東方朔畫贊碑》。他喜歡頗張狂率，在用筆的方折中增加圓轉，因而他畫出中國正宗書法藝術中獨樹一幟的「畫家字」。



隨想園

貨幣隨想

看到一個漂亮的貝殼，你會想到什麼？這個貝殼是在哪裡找到的？還是這個貝殼值多少錢？

我想到的，是貝殼用作商業交易工具的時代，那個時代，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島嶼，還有非洲、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都把貝殼當成現代的貨幣來做買賣。那個時代，怎會想得到在21世紀的初期，竟然會出現像比特幣那樣的虛擬貨幣？當然更不可能想像現在在內地普遍使用的手機付款了。

朋友說，我是絕對不能到內地去的，因為我沒有申請手機付款，帶現鈔進內地可以說毫無用處，連乘搭計程車也出問題。當然，只要辦妥手續，隨時到內地都沒有問題，而且現在辦理這些手續不是挺方便的嗎？從貝殼想到從前的以物易物，覺得也挺好的，只要手上有物品，就可以換到自己需要的物品，雖然不是等值的，但生活應該無憂吧？哪像現在，手頭上如果沒有現鈔的話，生活就過得艱苦得很。

從貝殼到使用紙幣，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才出現？據知咱們中國是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那是在唐代出現的紙鈔雛形，叫做「飛錢」，是一種可以進行貨幣兌換的文券，又叫做「便換」，有點像如今的匯票。到了宋代，在四川地區出現了真正的紙幣，叫做「交子」，那是具有貨幣流通功能的活期存款單，由商人開辦的「交子鋪」發行。但由於是私營，商人為了私利，所以流弊很大。直到宋仁宗時，朝廷為免流弊，才設置了歷史上第一個官方紙幣發行機構，名叫「益州交子務」，才減少弊端，成為宋朝川陝四路的法定貨幣，與錢幣並行。

清代發行了兩種紙幣，一種叫「大清寶鈔」，另一種叫「戶部官票」，官票以銀兩為單位，寶鈔則以制錢為單位。由於輕便，受到民眾歡迎。如今之所以稱貨幣為鈔票，就是由上述兩種紙幣名稱的最後一字合成。



百家廊

袁星

陽曆四月起，整個小鎮就開始盼雨。天氣預報成了眾人心情好孬的指揮棒。天氣預報說三天後有場大雨；天氣預報說再過兩天有小到中雨；天氣預報說下星期連綿幾天小雨、雷陣雨；你家這幾天澆地了麼；你家井水還能抽幾個小時；你家那口井乾了麼；你是從哪裡拉水澆樹的啊；現在抽水多少錢一小時呢。這樣的話題，充斥在大街小巷中。

乾旱是這個季節常有的事。村子所處的位置偏高，在小鎮西部一處小山腳下。以前山嶺荒蕪，經常可見大雨後泥石伴着雨水從高處衝下。村子的西邊、中間和東邊，各有一條乾河溝，像是被誰一斧子劈開了的。村周圍植被茂盛後，水土被牢牢護住，即便連下幾場大雨、暴雨，也不再會見砂石順着河溝氣勢洶洶衝下的現象。即便有水流嘩嘩，也已是被植被過濾後的清水了。沒有人再大量撿拾柴禾，山嶺少見裸露的地表，偶有泥沙也移動不多遠，就被周圍一蓬蓬一片片的野草阻攔。

那些供泥沙奔襲的溝谷，已到處長滿雜草，難見裸露的地表了。那種一遇上大雨暴雨就出現的渾濁的水流，那種頻頻傾瀉的泥沙，十幾、二十多年不見了。有降雨驟減的原因，歸根結底，是耕種的壟子多了，周圍的植被多了，雨水有了層層阻攔。

拾柴禾的少了，雜草等植被迅速增多，各種不知名字的多年生植物，一年年從山嶺上冒出、長粗，開墾的壟子多了，莊稼、果樹栽種得也就更多。這些植被都需要水源供應，村子裡為此建立起幾個大蓄水池。不少人家為了方便，也自己掏錢打了深井，在自家果園旁就近建了多個小蓄水池。我們這個地方，一年下不了幾場大雨，春夏秋三季缺雨尤其嚴重。春花、夏長、秋結果，漫山遍野的莊稼果樹，對水的需求量特別大，若遇上大旱，單靠幾口深井幾個蓄水池，遠遠不夠。不過，只要不是太少雨，蓄水池和深井裡的那些水，維持個把月是可以的。

這個春天，總共沒下幾場雨。四月份後，一場透地雨沒下。幾場小雨，少的只能打濕地表。說雨小，鄉親們有個形象比喻，叫

從零創夢

今天分享的實驗，之前已簡單跟大家提過，現在我們深入探究。

我第一次看《E-Squared》這本書，發現有很多的實驗都可操作，我做的第一個實驗就是測試。如果世界真有中央能量，我們每個人都能接觸「領域無限的可能性」的話，我想要中央能量清晰地告訴我我的存在。這裡所說到的中央力量，有人稱之為神，若你相信神的存在，那你也應應用這個實驗。當時，我設定了48小時，讓這份能量或神，清晰地給我一個標誌——他的存在。

那是令人不可思議的體驗，讓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有段時間，我每天都努力工作，在那之前，爸爸曾叫我注意身體，但那段時間我在弄一個頗大型的項目，每天除了4-5個小時睡眠時間之外，我分分秒秒都想著這個項目。項目結束後也不願意休息，還想繼續開始其他新的項目。其實是想用忙碌來獲取充實感，對付內心的不

淑梅足跡

能吃苦、能學習必定成功！

認識了兩位內地酒店業的管理先鋒高層，他們見證了30多年前北京廣州兩間中外合資五星級酒店的誕生！他們就是中華廚藝學院課程經理 Pierre 劉惠平先生、還有彭總彭樹挺先生。

Pierre 回憶當年中學畢業，為了包「5餐」到半島酒店工作，每天清早去清潔內車餅車和芝士車，非常努力。彭總在內地出生，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做了知青當了農民，非常積極，後來被派到廣州酒家一間非常著名的酒樓去洗碗、半夜蒸飯，「當時我非常難過，因父親在大學教書，在大學長大，對飲食業非常討厭，委派這工作我想撞上汽車了斷自己，幸得父親鼓勵，這個行業不錯，起碼可以飽肚。」

兩位年輕人單單接受現實，甚至愈做愈好，他們見證了南北兩間最初中外合資五星級酒店的誕生。「1982年開業的建國飯店老闆是美籍華人和國家旅遊局合作，請了半島酒店200多人的團隊作管理，我是其中一員，但當時他們不明白什麼是服務，因為做36不做也36，大家是平等的。後來經過了很大的努力，才將他們的態度改變，接受了根據香港的標準的禮貌服務！當年物資短缺，我們這些香港員工每三個月放一次假，負責帶來一箱箱的絲襪、胸圍、內褲，他們很多也是第一次穿高跟鞋哩。」

當年同期開業的廣州沙面白天鵝賓館也同樣轟動，「前來應徵做服務生的人站滿一個球場，800人選一位，當年就是人才鋼才一起上。老闆霍英東先生高瞻遠矚擁有愛國心，白天鵝賓館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風氣就是四門大開！」當時我們都好驚，混亂了怎

辦？霍先生強調一切包在他身上，因為沙面是當年法租界「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現在有了一間高級酒店當然讓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還記得當天開幕真的人山人海……

「大家都聞風而至，有一些北方人穿着鐵碼的皮鞋進入，為免弄花大堂的大雲石，酒店請了保安負責將鐵碼脫掉，人們一樣歡歡喜喜的走進來。酒店的公共洗手間一共有四個，每天一消耗或者消失的卷紙多達200卷，因為大家家裡用的是草紙，甚至有人帶螺絲批弄走廁紙架；又或者好奇打開抽水馬桶去研究，一下子打爛馬桶蓋，當時也很頭痛，因為都是進口貨，我們想到請佛山陶器廠幫忙，他們很快便將配件弄好了。」

今天內地的旅客因改革開放，早見過世面，而開放的局面竟與白天鵝的法國麵包有關，所以只要有開放人民生活才可改善，眼界才得以開闊。其實兩位酒店開荒牛是智者，當年遇到的難題都可架橋建路勇往直前。付出就是傑出，一個人的價值並非擁有多少，而是為旁人付出多少！霍英東先生義無反顧的四門大開正是擁有極大的勇氣和眼界！Pierre 和彭總都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每一位年輕人努力是數學級數一加一等於二、機遇是幾何級數，二乘二等於四！人一定要擁抱夢想，能吃苦、能動腦、能學習必定成功！

■(左起)中華廚藝學院課程經理劉惠平先生、淑梅姐及彭樹挺先生。作者提供



抗旱

「還不夠灑(音同餛)煎餅的」或「也就是夠灑煎餅的」。煎餅是這個地方的主食，圓形，直徑半米至一米多，厚度約一毫米。晾乾存儲。吃煎餅前要先用小噴壺在煎餅上灑點兒水，讓其吸水變軟，疊成長方形，便於握持食用。灑煎餅的水非常之少，能滲入的深度，也極其有限。

這種說法，誇張的成分是有的，降雨少，卻是個事實。前些天，在微信群裡見到一則報道，還有照片。新聞所報道的，是離我老家只有一千多米遠那小關口村的缺水問題。三十幾根水管，插到一口正方形井口的深井裡，井口邊長大概不足一米，有個四十多歲的老鄉手腳並用，肩膀以下已下到井筒中。他是要下到井中調整水管頭深度的。那麼多水管，有的水管頭高點，有的水管頭低點。水管頭排不整齊，稍高點的，就需要不斷向下調整深度，才能保證抽到更多的水。

我家果園裡有兩口井，一口我家的，後來三哥經父親同意，也在我家果園裡打了一口深井。兩口井只隔幾米遠。他家的井打得深，我家的井水就受到很大干擾，原本充足的水源一下子被他的深井截斷了。每年春夏，只要天稍旱，我家水井的水就不夠抽，再早些，連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供應不上。

村中的井，大多如此。天旱了，開始澆地澆樹。天更旱了，井裡的水不夠用，積攢一天一夜，間斷着澆地。早到一定程度，積攢的水只夠日常生活用。於是，開始找井旺的人家套近乎，靠面子和付點電費，抽機會用人家的井水澆地。實在套不上近乎了，就明碼標價地買井水澆地。當村中和鄰村那幾口旺井的水也不夠抽時，買也買不到了，就開着車去更遠處一車車從別處買水澆地、澆樹。在別處買水也不能救急時，只能眼巴巴看着果樹旱死。

上次回老家，父親告訴我，南上河那塊地已枯死三棵山楂樹。其餘的沒旱死的樹，山楂都落得差不多了，今年肯定收不了多少東西。若繼續旱，恐怕還會有樹陸續旱死。那裡比較偏僻，地勢又高，周圍沒有河水、井水可用，想澆也沒法澆，只能眼巴巴看着果樹們在那裡一天天艱難地掙扎。

進入四月，父親就隔三差五去地裡澆樹。澆樹的情景，如鄉親們一樣。到最後，買水

拉水都行不通了，就只能看着果樹旱死。然而，哪怕只有一絲希望，父親也在想辦法澆樹。水不多，夠澆幾棵算幾棵。他的想法我明白，能不減產就不減產，保不住產量就保樹。實在不行了，能多保住一棵樹，就多保一棵樹。果樹不是小麥、花生、地瓜、豆角那類莊稼，一旦死掉，長了多少年的樹就得再用多少年才能「養」回來。一棵年產六百多斤二十幾年樹齡的樹，補上一棵幼苗，沒有二十幾年養護，根本達不到同樣的產量。更何況，新栽的樹苗最初幾年不結果，只有投入，沒有收入。

開春後，鬆土、授粉、疏花、剔果。完成這些固有流程，本可以歇歇的，卻又一次遭逢天旱，老家的父老鄉親們，一下子跌進抗旱的節奏中無法自拔。蓄水池的水用完了，井水沒有了，買不到水了。這個過程，不光是忙碌，還挺閒心，彷彿是在經歷一場不知終期的抗爭着無奈着的慢慢煎熬。一個旱字，讓整個小鎮的情緒，在晴朗的烈日之下陰鬱起來，焦躁起來，感染上每一個人，每一顆心，每一張臉。

天旱，受苦的不光是耕種田地的鄉親，鎮上的居民也受到不小影響。近日，我家的自來水偶爾會渾濁。供小鎮居民生活用水的自來水公司，面對久旱缺水，也不得不採取深挖、再深挖、時常停水等措施，以保證生活用水的供應。醒得早，我當天不亮就起床，到附近轉悠轉悠，鍛煉鍛煉身體。那天路遇兩位陌生的老太太，她們正在談論乾旱缺雨的事。一位老太太訴苦，連續乾旱，她家的花生、玉米一直種不上。若再不下雨，只能靠人工澆水播種。只不過，那樣費時費力的忙活，只有實在沒轍了才去選擇，是「下下之策」，勉強算個可選項。

小鎮家院裡的花草，也萎焉了不少。好在都比較輕微，敞開水管澆灌上一遍，立馬就精神起來。老家那邊的果樹，可就沒這麼幸運了。壟子邊、坡嶺上、懸崖側，那些大大小小的果樹，在乾旱年份只能真心實意等盼。雨下不下，都牽掛在心。

抗旱不分晝夜晨昏。井中有水了，就開始，待旱情緩解，方結束。老家的果樹，旱死了的，沒法再救活，沒旱死的，正扯動着晨昏大幕，任父老鄉親們隨時來去。

不要忽視生活的「提示」

安。女朋友也多次提醒我注意身體，與其逼自己，倒不如讓自己在狀態好的時候才開始，然後我就看了《E-squared》這本書，看完後就做了這個實驗，共48小時。我是那天下午5點開始，因此到第三天下午5點就是完結。到了第三天的6點時，我就質疑——「這個實驗不靠譜，都6點多了，什麼都沒發生過」。

然而，在我以為然的一刹那，我就在公司的廁所便血了。當時我害怕極了，不知發生了什麼，就感到頭暈，無法自控而跌倒在池。我想打開廁所門，讓同事幫忙叫救護車，但一點力氣都沒有。我失去了意識，但不久，因為醒來時還沒到7點。醒來之後感覺也沒事，所以沒去醫院檢查，因為我身體一直很好，從沒生過大病，我小時候踢足球也曾經代表香港的。

所以，我在暈倒醒來之後，完全忘記了這個實驗，直至晚上回家，女朋友問起，我還跟她說：「那個實驗不成功，什麼也沒發生過。」然後她

問我：「你這麼久以來有沒有試過暈倒？」我才猛然想起，原來之前我爸爸和我女友對我說過的「注意身體」，就是一個很清晰的提示，原來，一直以來它都存在，並在我需要的時候，作出清晰的提示。後來，我才想起，當我們處於第二階段，即感到內心平靜的時候，就能夠經常地清晰聽到，看到，留意到這些提示。其實我們處於第一階段的時候，他也存在的，只是因為我們內心太嘈雜，導致我們就算接收到提示，也都完全視而不見。當然，對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提示，例如當時的我，需要的提示是「注意身體」，因此我得到了。

其他人看了這本書，也會得到不同的提示。比如，有人正好在那一天找回了失蹤一年的小狗，有人在那天遇到了他的完美伴侶，這些事件的發生，其重點在於，並非你希望他給什麼提示，而是你處於的那個人生階段需要哪些提示。所以，當你的生活向你作出「提示」時，記住切莫忽略它。